

KALDI

让科学去拥抱未知和怀疑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英国隔离,已近两月。四五月的天气持续晴朗,居家的工作量并没减少。不敢说学到了多少新手艺,蓬松的发面仍然可望而不可求,每次都要把计划中的面包馒头改成煎饼面条,但剪头发的技术可谓专业了。

勤洗手唱两遍生日快乐口号之前的世界已是遥远的记忆,英国的新冠死亡人数现位居欧洲第一,世界第二。经历了首相进入重症病房、日死亡人数上千的致暗时刻后,疫情的曲线总算缓慢下拐。但禁足容易解禁难,据说英国人现在是欧洲最胆小的,如何让公众有信心走出家门,难。

约翰逊虽因命悬一线而获得不少同情,但政府的诸多抗疫不力却让人无法原谅。疫情之初,约翰逊说“我们将会失去亲人”,首席科学顾问瓦伦斯预测:如果英国在整个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不超过两万,那就算是“不错的结果”,那份沉重,让大家震惊,但当时公众对政府却赋予了信任,因为相较于谎言,人们更愿意接受残酷的真相。

然而,随着疫情的发展,各种漏洞昭显于世。第一,是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的短缺,让人惊诧为何没有早做准备。媒体披露一月欧盟开始计划集体采购时,也曾邀英国参加,但当时英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脱欧庆祝日,没有参与团购,公务员起先说是政治上的选择,卫生部官员后又改口说是因为错过了电子邮件,反正不是因为傲慢就是因为愚蠢。第二,新冠病毒检测数量持续过低,卫生大臣四月底达到每天测试十万人的承诺,最后是数学公式的作弊。第三,上万家养老院,成了被放弃的蛮荒之地,三月份为了防止医院被挤爆,许多老人没经过测试,就被送回到养老院,让那里很快成了疫情暴发的温床。

难怪,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。如何重启

英格兰,让人们有信心重新使用公共交通,送孩子重回学校,在没有全面检测和追踪的情况下,是个难题。

“科学支持”,这是政府官员每一句话的前缀词,每个决定都躲在科学家的背后。这让我想到近期对英国物理学家科克斯(Brian Cox)的采访,科克斯说,政治家都喜欢说他们的决定得到了“科学支持”,殊不知,对这个人们才认识了几个月的新型病毒,科学家仍在研究探索,还没有定论。他引用了美国理论物理学家、诺贝尔奖得主费曼(Richard Feynman)1955年的文章《论科学的价值》

科学最重要的价值是拥抱怀疑和不确定。

我将费曼的文章找来细读,忍不住要将这段完整摘录:“当一位科学家不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时,他是无知的(ignorant)。当他对答案有了一定的预感时,他是不确定的(uncertain);当他已经基本上知道了答案,他仍然是持有怀疑的(doubt)。所以,

**科克斯说,
政治家都喜欢说
他们的决定得到
了“科学支持”。**

为了让科学进步,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无知,并给怀疑留有空间。科学知识是各种不同程度确定性的集合体——有些非常不确定,有些基本上确定,但从来就没有完全的确定。”

这个席卷全球的病毒,让我们每天都在见证科学的发展,如何从“无知”到“不确定”到持有“怀疑”,短短几个月,疫苗已经进入临床人体试验。当然,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疫苗或治疗的答案,科学对大自然的认识是缓慢痛苦的,但也是让人充满兴奋的。俗话说,每道乌云都镶着一道银边。对于未知和怀疑,我们应该去拥抱,而不是充满恐惧。因为有了未知,才有了想象力。

当各行各业都要求一个“复工复学究竟是否安全”的确认回答时,诚实的政府也许应该说:“我们在尝试,但我们没有把握。”